

六月十一日

【悬疑】 Quehu 人夜书

THE DARKNESS IS NO DARKNESS WITH THREE

Quehu Works
11th June

百 / 鬼 / 夜 / 行

复旦大学中文系副教授严锋——很空灵很有想象力的作品，无法想象作者只有16岁！

《泡沫之夏》漫画作者米沙——比漫画更惊心动魄的小说！

和《六月十一日》，我选《六月十一日》！

睡着性子睡下去，什么梦都有可能进入。

普性子走下去，什么人都有可能遇到。

北方联合出版传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万卷出版公司

© 雀湖 2010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六月十一日: 入夜书 / 雀湖著. —沈阳: 万卷出版公司,
2010. 1

ISBN 978-7-5470-0496-8

I. 六… II. 雀…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09) 第223700号

出版发行: 北方联合出版传媒 (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
万卷出版公司
(地址: 沈阳市和平区十一纬路29号 邮编: 110003)

印刷者: 上海图字印刷有限公司

经销者: 全国新华书店

幅面尺寸: 152mm×229mm

字数: 375千字

印张: 18

出版时间: 2010年1月第1版

印刷时间: 2010年1月第1次印刷

责任编辑: 苏萍

特约编辑: 张晓洲 徐洁

装帧设计: 雷鸿 刘容

ISBN 978-7-5470-0496-8

定价: 25.00元

联系电话: 024-23284090

邮购热线: 024-23284050

传真: 024-23284448

E-mail: vpc_tougao@163.com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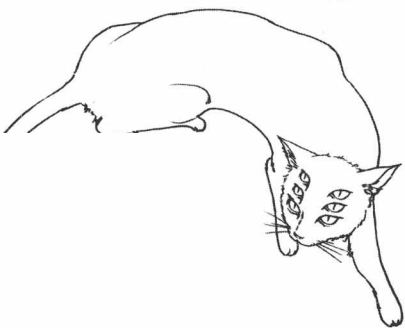
网址: <http://www.chinavpc.com>

入夜书

六月十一日

THE DARKNESS IS NO DARKNESS WITH THEE

雀湖著
QUEHU WORKS



CONTENTS

目录

080 不管什么时候我们倾听
死亡的声音

契约 灵媒篇

条件·周末的拜访

替身·契约者·《地狱之歌》

报酬·张桃的店·信·善妒

004 你自己是否已经知道
看到了什么

百鬼 夜行篇

我年少的恋人啊·妄想日记·改变

周而复始·醉生梦死·招财·劝死

拥挤·一些忠告·他的名字

夜行·小男孩·阿焯·主人不在的电话





279
他们的歌声流传了千年
诗人的示白

附录

六月十一·物件集

六月十一·人设集

166
多少次不同起始的夜晚
变不了结局

逃与 背叛篇

画地为牢·似是而非·回家

黑暗深处·零·妄念·虐杀与创造之时

魔之中·李生·下一步寻觅

你自己是否已经知道
看到了什么

百鬼夜行篇



番外·雨水湾

改变

妄想日记

我年少的恋人啊

劝死

招财

醉生梦死

周而复始

他的名字

一些忠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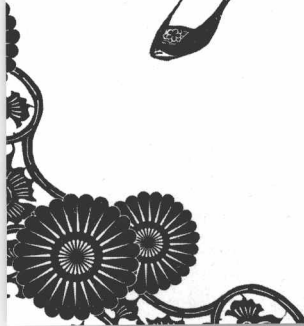
拥挤

主人不在的电话

阿埤

小男孩

夜行



这就是我那么久以来的那个疑问吧……

它竟这么突然地在某个安静的夜晚明晰起来。

带着这个晦涩的谜，我来到了这个陌生城市，
来到了那个真正的，通灵的人身边。

● 你知道吗？

每个人的胸口都有一扇从不轻易打开的门，一扇通往另一个世界的门。

每个人的掌心都有一张从不轻易开口说话的嘴巴，一张会悄悄泄露你命里三阴的嘴巴。

但却不是每个人的眉心都会有那只眼睛，

那只慢慢张开的眼睛，那只可以看见往生者的眼睛，那只注定改变生命轨迹的眼睛。

● 你曾经注意过吗？

来来往往的人群中是否有一张和你一模一样的脸孔？

空无一人的教室里孩子们喧嚷的声音？

坐在走廊尽头的女孩其实就是你儿时夭折的玩伴？

橱窗里注视着路过的人静静微笑的玩偶你是否也有一个？

为何公园里没有一只鸟的广场却在没有阳光的下午布满了飞鸟的影子？

不知来自何处的力量，慢慢将我包围。

世界一下子变得这样不可思议，

连时间都可以在某人的手心静止。

● 你看到了么？

二层楼的洋房，种满了灌木的花园，逆向行走的钟，

总是戴着面具碰到人就会询问姓名的少年，貌似平静的校园，

在玩笔仙时意外听到被楼梯吃掉的预言，额上有着六只眼睛的猫，

在镜子里时常看不到自己的小女孩，自言自语的时候会小声回答你问题的声音，

屋子里的摆设不知什么时候开始自己移动位置，或是你的日记本开始吞吃你写下的秘密。

你自己是否知道，你究竟看到了什么……到底看到了什么……还会看到什么呢……

▼ 夜行

天已经黑了，不过这和亮着有什么区别呢？

天黑的时候，人都看不见自己了；然而亮着的时候，又有谁能看见自己呢？

远离市中心些微的热闹都静了下来，不过这和吵闹的时候有什么区别呢？

寂静的时候，人只能听见自己的说话；然而吵闹的时候，又有谁能听进别人的声音呢？

是时候进入睡眠了，不过睡与不睡又有何区别呢？

醒着的人啊，总是控制不住地只想着自己；然而睡着以后，是不是就愿意花一点心思，考虑别人了呢？

所以啊，尽管夜深了，安静了，大家都睡去，这个世界又有什么改变呢？

改变的只能是人自己。

我坐在床上抱着膝盖，没有开灯，窗帘也掩着。

我看不到这间宾馆价格不菲的套房内，具体精致豪华到了什么地步。

反正这和在家中又有什么区别呢？

我——还是独自一个人。

还是像这样，反反复复地怀疑这个世界。

我下床，穿过摆着沙发和地毯的大厅。

在这近乎完全的黑暗中，我确实看不到任何东西，但是却明确地知晓每一件陌生物品的样式和位置——有时候，我是可以不用眼睛看东西的。

到门口犹豫了一下，因为这里太过一应俱全，找不到出去的借口了。

但我还是在惯性之中拉开了门。

无人的走廊有着暧昧淡黄色灯光和华丽的壁纸，除了两个西装笔挺的高大男人面无表情地杵在门口外面，还真没什么可挑剔的。

保镖。

二叔父的人手。

早在两天前，这一整层楼所有的房间就都被包下来了，然后从走廊到这家酒店的所有进出口，都被这样的人守得严严实实。

——但其实我只是来这里住一晚，明天一早，就乘飞机离开这个城市。





就那么怕送不走我么？

二叔父。

爸。

妈。

我，就那么可怕么？

一时火起，我径直就往外走。

两个男人一左一右恭敬地把我拦住。

“不行，少主人不能出去。”

其中一个开了口，另一个随后接上。

“有什么需要的请说。”

“不，没有了。”

我沉下脸来，悻悻地再次把门掩上。

对于这个家族来说，我似乎很重要。大家恨不得我不存在，但又不得不保证我必须存在。

因为我——

啊，现在还不能说。

总之事情就是这样，我现在要离开本家，然而并不是想去哪里，就能去哪。

很复杂？

其实我就是希望有人听听我的故事。

夜愈深。

我怏怏不乐地躺回床上，在黑暗中听那些存在或不存在的窃窃私语。

窗帘拂动，窗外微光闪烁，乐声隐约。

嘘——

窗外正有祭典的队伍提着各色灯笼经过。

不能听！

不能看！

不能说！

哪怕你像我一样，很想很想随那秘密的队伍就此离开，永远再不能找到回来的路。

▼ 小男孩

这是一个我以前从没到过的小国家，甚至我在查地图时都差点错过这个远在大洋彼岸的小黑点。然而，现在的我已经定居在这里的一个中型城市——Z城，并且仓促入学了。

在日本的时候，拥有私人家庭教师的我从来不知道“上学”是个什么概念。

因此我十分诧异——为什么别的孩子能够若无其事地暴露在阳光之中，运动，出游，甚至在阴雨天气里也不休息？

百思不得其解。

我远远看着绕场奔跑的同学，视线慢慢模糊，随后在不堪的燥热中慢慢睡去。

当醒来的时候，我已经躺在保健室里了。

没有一个人，真的很安静。其他几张床都空着。也是啊……还有谁会在这样好的天气里生病呢？

我的床正好靠在窗边，阳光从窗口洒进来，还是像先前一样暖。

我眯起眼睛，准备再次睡过去。

“大姐姐……？”

我睁开眼睛，阳光有些刺眼。背光里，一个五六岁的男孩趴在窗台上，笑眯眯地看着我。

我不禁有些吃惊：这是一所中学，哪里来的小孩子呢？

“大姐姐……你发烧了是吗？”

“嗯……是啊。”我也朝他勉强地笑着，真是个可爱的孩子呢。

“哎呀！以后要小心一点哦，”小男孩露出很担心的样子，皱起了眉头：“在春天发烧很容易死掉的！”

……真是的，这个小鬼真奇怪，怎么说这种话啊！我有点不悦：只是低烧而已，不是什么大病。况且，有“在春天发烧容易死掉”这种说法的吗？

“不会的啦。”我看着他一脸认真的样子，觉得有点好笑，没办法，小孩子嘛！“怎么会死掉呢！姐姐会很快好起来的。”

“真的？”小男孩仍然不放心地看着我，“你不会死掉吧？”

“嗯……不会的。”

这时下课铃响了起来，小男孩朝身后看了看：“啊，大姐姐，我要走了！”





“嗯，再见！”

“再见！大姐姐。”小男孩紧跑了两步，又折回来，认真地朝我点点头：“你要好起来哦！”

“嗯，谢谢！”我摆摆手，他这才放心地转身跑开了。

我听到他渐渐远去的脚步声，一切又恢复了先前的安静，仿佛什么都没有发生过一般。

躺了不知多久，直到放学我才再次转醒。

睁开眼睛的时候，我看到床边坐着的人，有点恍惚。

那是个年轻男孩，看样子是大学生，他侧身坐在床头附近的折叠椅上，单手撑着头静静望着窗外，不知在想什么。他的模样很漂亮，神色却冷淡，眉眼温柔却有些疏离，窗外的光线落在他额前的头发上、垂着的睫毛上，泛起了微妙的光泽，黑眸在发下的阴影里一瞬不瞬。

这人我不很陌生，可惜也谈不上熟悉，我盯着他看了半天，才翻身坐起来。

——算是醒了，想起来了。

他是我现在的合法监护人，表字辈的哥哥，藤堂悠一。

“啊，醒啦？”我的响动终于惊动了悠一，他伸出手来探了探我的前额，“烧退了。”

“嗯……是吗……”我恍恍惚惚地想起先前的小男孩，他的关心甚至比血缘之亲还来得快一步。

“现在感觉怎么样？”悠一站起来，拉上窗帘，“可以起来么？”

“好多了。”我也坐起来，“我没事了。”

“那就好。回家吧。”悠一朝我伸出手。

“优一你知道吗？这里以前有个小孩子，就是在这样好的天气里发烧，保健医生没注意，让他在这里一直躺到下午。”悠一把我拉起来，“你猜结果怎么样？”

“哦……怎么样？”

“那孩子竟然死了。”

“……”

悠一带着我穿过不熟悉的走廊，朝楼下走去。

直到现在想起这件事，我还会觉得心里直发毛。

那个学校的保健室的窗子是对着操场，但是，那间保健室是在三楼的啊！！从窗口望下去，只有剥落了灰的墙壁，甚至连水管也没有。

那一天，那个小男孩，又是怎么来到我窗外的呢？

▼ 阿焯

Z城是个奇妙的地方。

虽然英语是这里的官方语言，不过人口中亚裔占的比例很大，初来乍到的时候觉得它更接近中国或日本那种亚洲国家。

可你稍稍立定，就能在一片口音各异的英语对话中体验到奇妙的违和感。

我的第一个朋友就是这样一个亚裔。

他叫阿焯。

我实在不善交际，这“第一个朋友”出现的原因，甚至不是因为这样的情况有所好转，而是因为阿焯实在太开朗了，一整个学校，没有哪个人不是他的朋友。

一开始我们会一起回家，原因是我们都习惯在放学以后留校到很晚。唯一不同的是，他留校的理由是不想让一大堆人缠着回去，而我留校的理由则是因为一大堆人里没有任何一个想要跟我一起回去。

可是后来，我们还是没能再一起回去了。

不是不想，而是不能。

我最后一次见到阿焯，也只是某个极其普通的放学之后。

那一天是秋至，风也微微的凉了，整个学校都慢慢安静下来——我到现在都还很惊讶，我居然那么清晰地记住了当时的每一个细节。

所有同学都回去了，直到最后校园里只剩下我和阿焯两个人。

阿焯的物理笔记找不到了，可是似乎他晚上复习要用到。

“那……你先回家吧。”他说。

“……嗯。”

“明天见！”

“……”

我背起书包，决定自己一个人回去。

直到走到教室门口，我才突然想起什么似的收住了脚步。

——还有什么事吗？我还有什么事吗？

——很奇怪。我好像还想说点什么。





但是，是什么呢？

“怎么了？”我听到阿烨在我身后莫名其妙地问。

“嗯……”我犹豫很久，才说，“你……自己一个人回家的时候小心一点啊……”

“就这个啊？”我回头看见阿烨一脸“我还以为什么大事呢”的表情，“好啦好啦，我知道啦！”

“那……我走了？”

“再见！”

一直到现在，我都还想不明白，当时我为什么要说那句话。

——自己一个人，小心一点啊。

这竟然就是我对他说的最后一句话。

我慢吞吞地往外走着，经过那一条长得让人心慌的走廊，向楼下走去。

二楼。啪啪啪啪的声音寂寞地回荡在空空的走廊里。我探头望。看见一个穿着校服的女孩在走廊的尽头，一下一下地跳绳。她背对着我，校服蓝色的裙子在我的视线里一跳一跳的。

“那么晚了，同学！回去吧！”我很纳闷，学校会关门的呀，她难不成打算在这儿过夜么。

“同学！”

我连叫了两声，校服女生还是头也不回自顾自地跳绳子。

我不耐烦地朝她走了过去。

“同学！你——”

我走近了，话却一下子全噎在喉咙里。

女生仍旧旁若无人地跳绳，一下又一下。

可是，我清楚地听到她嘴里不紧不慢数着的却是：九十九、九十九、九十九、九十九……

“九十九、九十九、九十九……”

她低低的絮语一般的声音几乎被绳子挥动的声音掩盖。

我只觉得莫名的心慌，转身飞也似的逃离了那个走廊。现在回想起来……那个时候真的应该拖着阿烨一起走的……

回到家，悠一看着我一言不发。

“你……”末了他眯着眼睛，慢慢地说，“去洗个澡吧。”

“……啊？”

“原来你碰到那种东西了啊。”悠一很轻地说：“没关系……洗一洗就会干净了。”

那个时候我并不明白哥哥指的是什么，直到后来，他才告诉我，“跳绳女孩”是一直待在那所学校里的东西。

至于是什么东西，他也没有再多说。

我只知道，阿烨死了。

我是第二天才知道的，同学告诉我，阿烨是从二楼的走廊掉下去的。而且——是被不知什么人推下去的。

这在学校里引起了很大骚动。那天放学，同学都不敢再逗留，急急地抢着离开了。然而，和往常一样，是没有人会催我走的。于是我仍然慢慢地收拾书包，最后一个离开。

到了二楼，我犹豫着朝走廊看了一眼。

没错，我又见到了那个穿着校服的女孩，她仍旧背对着我，一下一下跳绳。我低下头快步走开了。

只有女孩不紧不慢数数的声音在我身后，寂寞地回荡在整个走廊……

“一百、一百、一百、一百……”

她嘴里就这么单调地重复着。

阿烨就是第一百个吧。

……我想。

▼ 主人不在的电话

现在，Z城雨水湾的某栋二层小洋楼里，住着我和悠一表哥。

是的，只有我们两个人，相依为命般地住在一起。

那是一幢在周围深深浅浅的海洋色建筑群中，唯一有着橘子和柠檬奶油色外观的住所。

看起来很暖。

今天悠一不在。

他一个晚上没有回来。我并不知道悠一现在在哪里。应该说，我从来都不知





道他不在的时候是去了哪里、什么时候会回来、是否一个人。

严格来说，我其实什么都不知道。我甚至是前不久才得知，他同我一样出生在6月11日，只不过早了几年。

也是凭着他书架上的书我才勉强确认：悠一确实还是个学生，他正在念大学——除此之外我对悠一的现状可以说是一无所知。

悠一这个人沉默，不是回避的态度更不是故意地冷落，而是好像真的没什么话可说。虽然我对此有些失望，却也觉得似乎无可厚非。

我不就是这样一个人吗？多余到离开家的时候都没有亲人挽留的地步，这样的沉默，甚至比起在家里的时候那些让人难受的话语好得多了。

悠一出门的频率比我想中的要高。他不在的时候，时不时上门打理这座洋房的帮佣以及一丝不苟的老管家仍是照常工作。他们从来不说话，做完当天的事情后，就消失不见。

最终我在一本剪贴册里见到了这些定时消失的人，才知道原来如果悠一不在，那么这栋房子里其实一直只有我一人。

帮佣保姆和管家，不过是纸人罢了。

空空的屋子渐渐适应以后，说真的也没什么可怕。

唯一令我恐惧的就是悠一离开家以后，那些时不时来找的电话——之所以说“来找”，是因为我不知道那些电话到底是要找我还是找他。

经常是那一句“喂，我找藤堂。”难道就不能讲清楚，是找藤堂悠一还是藤堂优一？其实我也知道，就算对方说了也没用。很多种语言里面“悠一”和“优一”的发音偏偏是一样的。

不过这都无所谓。因为不管对方找准，我都会推辞说“不在”。悠一说得不错，毕竟会打电话的，可不仅仅是活着的东西而已。

尤其是在这座房子里，到处充满了不祥。与其说充满，倒不如说，这座屋子的本身就是一个不祥。

“打出去的电话，真的都通向了正确的地方吗？电话那头的接听者真的就是你要找的人吗？”

——在这有着无数个交叠的可能性的世界里，你以为，“你”真的是独一无二的吗？

悠一如此解释说。

“我们了解的世界，只不过是我們所能够‘看到的、听到的和触摸到的’而已。然而这远远不是它的全部。”

“世界是无数个一模一样的空间和时间重叠在一起，每一个‘世界’都有着自己的坐标系，然后又向无数个不同的方向无尽延伸。

“所有的世界就这样不断地交错、平行、移动，之后又再次平行。那些交错的可能性，是随时都发生着的。

“简单来说就是，在这座房子里，同一时间存在着无数个你，然而你和你们都不曾碰面。你也许看到我正在客厅吃早餐，但其实我正在房间睡觉。”

本来我薄弱的逻辑是无法理解悠一对空间和时间所做出的分析的，可是我稍微留心一下，就发现，其实世界真的穿梭在这种不平衡的交叠之中。特别是电话之类的东西，最容易穿破这种时空之间的稳定，进入到它不该到的地方。

“你其实无法确认，电话那头的人到底是‘认识你的人’，还是‘认识另一个你的人’。”

悠一如是说。

前些天我还因为无聊，在房间里用手机拨打这座房子的电话。

电话通了。然后电话被接起，听到一个女孩的声音。

“喂？你好，我是藤堂。”

问题是……那个声音竟然是我。

这是一栋有二层楼的洋房，按照常理，我打出去的这通电话应该在楼下响起，可是我听得很清楚，它根本就没有响；就算它响过了吧，这时房子里除了我就再也没有其他人了，是谁接的电话？撇开这些不谈，就算有人接了吧！可是我本人就在这里，接起这个电话的人，怎么会是我呢？！

——我到底把这个电话打到了哪里？

我匆匆对着手机说了一句“对不起，打错了。”就迅速挂断，然后关掉手机。

就在这时，楼下的电话却意外地响了起来。

屋里的确只有我一个人，于是我只好跑下楼，接起了电话：“喂？你好，我是藤堂。”

电话那头的人久久没有说话。

过了不知多长时间，才听到一个声音飞快地说了一句：“对不起，打错了。”

然后电话挂断。

——虽然只有一句，但我还是听出来了：那是我的声音。

我握着话筒，听着电话里的一通忙音，愣愣地站在那里——电话上面的来电





显示，赫然显示的是我的手机号码……

现在打来电话的又是谁？

我的手机明明在我的手里，而我，就在这里。

▼ 拥挤

悠一大概和我一样讨厌嘈杂。

也许就是因为这个原因，他的住宅买在了市郊。我住在这个二层洋房里，并不需要那种叫做电梯的东西。

也就是说，我见到“电梯”的次数真的屈指可数，但这样东西在我的印象里总是唯恐避之不及，难以说清道理。

幼年时曾在电视上杂志图片上看过，一般的生活小区或商业建筑配置的电梯，包括我现在所就读的学校也有，就是最常见的、封闭式的、四面都是金属、顶灯坏掉之后就只剩下一排按钮幽幽发亮的那种。

昨天是周末，悠一带着我到市中心商业街最大的一家购书中心去，不巧我们去得实在有点早，整个图书大厦里还没有多少人，几乎只能偶尔看到店员在书架旁清点当日的新书。

于是我们要乘电梯往楼上。

电梯门开，里面空无一人。我抬腿要迈进去，后面悠一猛然拉住我，把我往身后一拽，接着顺势挡在了我前面。

“好痛……”我在悠一背后不满地吸气，“你干什么？”

“没什么。”他背对着我，平静地按下关门的按钮，“我们坐下一趟。”

“为什么？”

“满了。”

电梯乖乖合上，把我们隔绝在了外面。然后，轻响着往下面降去。

我站在悠一身后，沉默不语。

真不愉快。我想起了学校里的教学楼，有个不错的礼堂，礼堂后面的墙上有一块很大的黑板，每天午课结束的时候会由值日生把班级当日的操行评分按照排名抄写在上面。我第一次当值的时候排名表忘了上交，只好自己去抄黑板。

那个时候已经临近傍晚，礼堂里面本该一个人都没有，可是当我踮着脚在板凳上举着粉笔的时候，却开始有学生从各个角落走出来，聚在下面抬着头看，只是看，倒是没有说话。